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32、37、68、70、75 和 83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际和平、
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20 年 4 月 14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关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亚美尼亚常驻代表的信([A/74/771-S/2020/242](#))，我想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上述信件附件载有代表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共和国被占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建立的傀儡政权的所谓“备忘录”。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对亚美尼亚以该政权的名义继续散发各种文件表示坚决抗议。除了粗陋虚构和极端欺世之外，这些文件本身根本无效，必须在一开始就唾弃。¹

宣传一个因侵略、种族清洗和大规模屠杀而建立的政权，这生动表明，亚美尼亚拒绝履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它的义务。

¹ 见[A/72/508-S/2017/836](#)、[A/72/889-S/2018/546](#)、[A/73/689-S/2018/1167](#)、[A/74/320-S/2019/669](#)、[A/74/636-S/2019/1014](#)和[A/74/744-S/2020/193](#)。



国际社会最近重申了其一贯原则立场，即集体不承认阿塞拜疆领土被占领造成的局势，拒绝亚美尼亚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演的傀儡政权自封结构的所谓“选举”，并宣布其无效。²

第二，亚美尼亚及其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和下属部队，包括当地武装团伙、恐怖团体和雇佣军，对在霍贾利和阿塞拜疆其他被占领土上犯下的多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这不仅得到官方调查的充分记录，而且得到许多独立公正消息来源的充分记录，其中包括国际组织的文件和知名国际律师、外国记者、人权活动分子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

除了我 2020 年 2 月 24 日来信所载证词外，³ 还需要特别提及以下声明。因此，赫尔辛基人权观察对亚美尼亚企图捏造事实，蒙混这一人权组织作出如下回应：

“我们的研究和纪念人权中心的研究发现，民兵和一大群平民一起逃离了霍贾利。我们的报告指出，阿塞拜疆民兵仍着军服，持有武器，可被视为战斗人员，从而危及逃离的平民，即使其意图是保护平民。

然而，我们认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部队对平民死亡负直接责任。的确，我们的报告和[中心的报告]无任何证据来证明阿塞拜疆部队阻碍阿塞拜疆平民出逃，向其开枪的说法。”⁴

此外，亚美尼亚高级官员的声明以及亚美尼亚作者的出版物也明确证实，亚美尼亚部队于 1992 年 2 月在霍贾利镇对阿塞拜疆平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攻击，结果数百名居民被杀、受伤和扣为人质，该镇被夷为平地。

亚美尼亚前国防部长兼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曾是参与夺取霍贾利和大规模杀害其居民的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非法武装团体高级指挥官。在一次采访中他非常明确地说：

“在霍贾利之前，阿塞拜疆人认为他们是在和我们开玩笑，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不会向平民下手。我们要停止这一切。事实就是这样。”⁵

² 例如见 A/74/776 - S/2020/261，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关于在阿塞拜疆共和国被占领土上所谓“选举”的公报，见 www.namazerbaijan.org/pdf/acdoc6.pdf；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关于所谓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声明，见 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76801/nagorno-karabakh-statement-spokesperson-so-called-presidential-and-parliamentary-elections_en；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新闻声明，见 www.osce.org/minsk-group/449410；伊斯兰合作组织总秘书处声明“伊斯兰合作组织拒绝在被占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举行选举”，见 www.oic-oci.org/topic/?t_id=23303&t_ref=13971&lan=en；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声明，见 www.turkkon.org/en/haberler/statement-by-the-cooperation-council-of-turkic-speaking-states_1986。

³ A/74/718-S/2020/149。

⁴ 赫尔辛基人权观察执行主任 1997 年 3 月 23 日致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的信，见 www.hrw.org/news/1997/03/23/response-armenian-government-letter-town-khojaly-nagorno-karabakh#。

⁵ 见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2/24/president-interview-andtragic-anniversary/9vpa>。

对于事情本来是否有所不同，是否对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感到遗憾，萨尔基相毫无悔意地回答，“他绝对没有遗憾”，因为“这样的剧变是必要的，即使成千上万人不得不死去”。⁶

一个在亚美尼亚担任最高政治和军事职位的人所揭露的这些不言自明的事实，不仅驳斥了对亚美尼亚人在霍贾利和阿塞拜疆其他被占领土上所犯罪行的任何否认，而且表明亚美尼亚的政策对该区域内外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的真正威胁。

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敌意和不容忍是这一政策的核心，这体现在亚美尼亚领导人对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种族不相容”的毫不掩饰的信念上。这种令人憎恶的信念是亚美尼亚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罗伯特·科恰良在担任亚美尼亚总统时的一份声明中首次使用了这一特定短语。正如当时的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沃尔特·施维默所说，“科恰良的评论等于是战争贩子”，是“好战和仇恨言论”的表现。当时的欧洲委员会会议大会主席彼得·施德尔指出，“自欧洲委员会成立以来，从未听到过‘种族不相容’这一说法。”⁷

霍贾利大屠杀时担任亚美尼亚第一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首席顾问的吉尔·里巴里迪安承认，“亚美尼亚人很难描写霍贾利”，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可接受的事情，包括亚美尼亚军队在卡拉巴赫杀害和残害阿塞拜疆平民”。⁸

亚美尼亚作家马尔卡·梅尔科尼亚把他的回忆录献给了他的兄弟——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分子蒙特·梅尔科尼亚走上“光荣之路”，亲自参与了对霍贾利的袭击；他详细描述了亚美尼亚士兵如何屠杀这个城镇的和平居民。因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霍贾利一些居民逃出近 6 英里，几乎抵达安全之地，但“[亚美尼亚]士兵追了上来”。用他的话说，士兵们“拔出随身携带了很长时间的刀，开始刺杀。”⁹

专家称，霍贾利大屠杀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中最严重的暴行。¹⁰ 最近发表的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被占领土上战争罪行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责任的全面报告¹¹ 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亚美尼亚违反战争规则和惯例的范围、种类和一致性。犯有战争罪的人继续享有豁免权，在亚美尼亚受到赞美，这证明这个

⁶ 同上。

⁷ “欧洲委员会批评亚美尼亚总统”，RFE/RL Newline, 2003 年 1 月 17 日，见 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142847.html。

⁸ Gerard Libaridian, “亚美尼亚的霍贾利观”，2014 年 2 月，见 www.opendemocracy.net/en/armenian-perspective-on-khojali/。

⁹ 马尔卡·梅尔科尼亚, *My Brother's Road: An American's Fateful Journey to Armenia*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5 年, 第 213-214 页。

¹⁰ 例如见 Laurence Broers, *Armenia and Azerbaijan: Anatomy of a Rivalry* (Edinburgh, 2019 年), 第 37 页; Thomas de Waal, “Time for an Armenia-Azerbaijan history ceasefire”, 2020 年 2 月 25 日, 见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81137>。

¹¹ A/74/676-S/2020/90。

会员国的侵略、种族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仇恨政策仍然不受其政府变动和该国政治人物之间分歧的影响。

持久和平和真正和解的目标要求联合国、其相关机构和机制、会员国、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确保正义和问责。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32、37、68、70、75和83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